

名人与佛禅

方立天
黄夏年

主编
策划

出入自在

王安石与佛禅

徐文明◎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入自在:王安石与佛禅/徐文明著. - 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2001.9

(名人与佛禅/方立天主编)

ISBN 7-215-04862-4

I. 出… II. 徐… III. 佛教-影响-王安石(1021
~1086)-研究 IV. K8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50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南阳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41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7.00 元

●

总 序

方立天

“名人与佛禅”三书将要出版时，河南人民出版社寄来三书的校样，嘱我写一序言，盛情难却，勉力为之。

“名人与佛禅”包括《迷路心回因向佛——白居易与佛禅》、《出入自在——王安石与佛禅》、《潇洒人生——苏轼与佛禅》三书，是三位作者分别对唐代白居易，宋代王安石、苏轼三人与佛教禅宗的关系的专题研究成果。三书从宗教关怀、宗教情结的侧面揭示出三位历史名人的精神生活、心灵境界和文学创作、文化业绩。内容丰满，特色鲜明，为白居易、王安石和苏轼与佛禅关系的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公元 772——846 年)号香山居士。早年即亲近禅师，中年皈依佛门，修习禅法，受持净戒，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据白氏晚年自撰墓志铭载，其生平志向为“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歌琴酒乐其志”。白居易运用佛教义理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理想精神生活的规范，信奉佛禅成为他人生态度和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对其诗歌创作影响甚大，他在诗歌中表达的对上层权贵的轻蔑，对仕宦利禄的冷漠，对传统价值观的鄙弃，对超越世俗境界的向往，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容。

王安石(公元 1021——1086 年)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主张改革政治，推行新政，但迭遭挫阻。王安石晚年归心释

氏,舍宅为寺,茹素持名,参究心要。他热心注解佛经,阐发佛理。他在文字学名著《字说》(已散失)中多以佛经语言解释字义,他引禅入诗,以诗论禅。王氏现存的部分诗文,反映了一位倾心政治改革而后再隐退田园、结缘佛门的古代士大夫的心声与追求。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公元1037——1101年),号东坡居士,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苏轼的父母信佛,受其影响,苏轼青年时代就亲炙佛法,后习染渐深。他广泛研习了《华严》、《维摩》、《圆觉》、《楞严》、《法华》等经,深有体悟。对禅师语录又情有独钟,所作空灵冷寂的诗文,禅味禅境随处可感。苏轼也主张佛与儒、老融合协调,肯定各有所长,各有特定价值。与白居易相似,苏轼好佛也是为了吸取佛理,思索人生,求得心泰神宁,超然洒脱。佛教经典对苏轼的诗文创作及其思想内涵与语言艺术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名人与佛禅”三书,分别就白、王、苏与佛禅关系的方方面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展示与论述,分析与评论。其中尤以这五个方面更为醒目:一、佛禅与人生,尤其是与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关系;二、佛禅与政治,尤其是与古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涯关系;三、士大夫信仰佛禅的特点,即信奉佛禅士大夫与出家僧侣、禅师,以及与信佛的平民大众在信仰上的差异;四、佛禅与儒、道,即三教的关系,尤其是佛与儒的关系;五、佛禅与诗文,尤其是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三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信息与精神资粮。我们有理由相信,三书的出版问世,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并为读者带来启发和教益。

2001年7月18日

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目录

第一章 玉出昆岗丽生金 贬向人间历苦辛	1
一、谪仙降临	1
二、少年漂泊	5
三、回归故里	11
四、初至江宁	13
五、早年学术	16
第二章 锐意儒学追孔孟 虽攻异端不废僧	21
一、少年高第	21
二、为政一方	26
三、承道继统	33
四、佛不为害	39
第三章 学者贵在保全经 佛老申韩安可轻	48
一、道法先王	48



二、性命之说	54
三、学贵全经	63
四、兼容诸家	66
五、新学与佛	70
第四章 经术即是经世务 甘舍己身度众生	81
一、富国之道	81
二、强兵之方	89
三、改革科举	96
四、变风俗	102
五、立法度	110
六、遗恨千古	119
第五章 儒门淡薄难收拾 天下英才归释氏	128
一、儒门淡薄	128
二、佛教改革	133
三、宋帝崇佛	141
四、文士归禅	146
五、释门才俊	153
第六章 是大丈夫真本色 貌黑心澄何必洗	159
一、本色不改	159
二、一生俭朴	163
三、天性率真	166
四、至情至性	170
五、《辨奸》之诬	179



第七章 流俗纷纷哪可顾 虽千万人亦无惧 ·····	184
一、向流俗开战 ·····	184
二、天变不足畏 ·····	191
三、祖宗不足法 ·····	198
第八章 出处行藏皆随意 金樽美人何所欲 ·····	205
一、出入自在 ·····	205
二、行乎中道 ·····	210
三、至人无欲 ·····	215
第九章 十年归隐山水间 经注禅诗存几篇 ·····	220
一、投身佛门 ·····	220
二、拟作寒山 ·····	224
三、禅诗佛曲 ·····	233
四、作诸经注 ·····	240
五、结交高僧 ·····	248
六、恩仇俱泯 ·····	266
七、佛学思想 ·····	280
第十章 身后是非谁管得 可怜千古辨忠奸 ·····	289
一、寂寞西归 ·····	289
二、身后凄凉 ·····	294
三、白云苍狗 ·····	301
四、新学常新 ·····	305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309
	王安石年谱	312
后 记	315



第一章

玉出昆岗丽生金 贬向人间历苦辛

一、谪仙降临

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江南西路临江府,一声惊蛰般的啼哭震碎了人们的焦灼与担心,一个新的生命顺利诞生了,时任临江军判官的临川人王益的续房吴氏生了一个宝贝儿子,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震撼千古的王安石。后人将王安石出生之地号称为“维崧堂”。

王家在临川算不上什么世家大族,直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才中进士,又过了十五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王安石之父王益又中进士。据王安石自述,他的父辈还有数人曾在南唐为官,然而可能官职不高,故未能留名史册。王贯之官至尚书主客郎中,是王家最早腾达的人。

王安石的祖父名王用之,为卫尉寺丞,祖母谢氏,色和容谨,行俭而勤,为妇顺,为母慈,相夫教子,颇见其效,因使上下和睦,内外



相伤，妇德之彰，可歌可诗。谢氏受舅、夫之荣，享子孙之禄，后寿至九十而终，是王家寿命最长者。

王益进士出身，历任州县，虽未显达，在当时也算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后世有人将王安石的成分定为中小地主，不能说毫无道理。然而事实上王家在临川却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以此标准，倒应该划入贫雇农，算是比较彻底的无产阶级。由于家无田产，王益外出做官，只能是携家带口，东奔西走，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个人的俸禄生活。按照时下的说法，算是标准的工薪族，而且夫妻双方还有一人下岗。当然，如果王益脑子“灵活”一点，家里是不应该受穷的，谁见现在正处级以上的领导家为衣食犯愁了？此公却偏偏是个死脑筋，算得上是古代的“孔繁森”，堪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一毫不贪。当时官吏的俸禄微薄，王家人口众多，生活当然算不上富裕。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为抚州金溪人，其家在临川三十里外的乌石冈，所居之处又有柘冈。其父吴旼，一生未仕，母黄氏，寡言笑，喜书史，事舅姑，抚子女，穆宗族，又擅长阴阳数学之学，堪为有见识、有学问、有修养的乡间妇人。伯父吴敏，以淳化三年（992年）中进士，其后二子芮、蒙亦登高科。吴家在金溪堪称望族，家大业大，文章之华，道德之光，莫此为盛。后来王安石又娶了吴敏的孙女，两家算是亲上加亲，世谊深厚。

吴氏好学强记，天性慈让，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待人至厚，自奉甚薄。她是王益的续弦，前房遗有二子，安仁、安道，她对两个继子之爱超过了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以至后来子孙长大，根本不知道她是后母。虽然家中不富，她却对前来投奔自己的穷亲贫友解衣推食，毫不吝惜，尽管因此弄得自家衣食不继，仍然毫无怨言。

吴氏因母亲黄氏喜阴阳数学，她从小耳濡目染，对其中的奥妙倒也并不陌生。一举生男，对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



大好事，她有一种本能的预感，此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从孩子的相貌生辰来看也是如此。也许是出于母亲的偏爱，她觉得这个孩子很可能来历不凡，但到底来自何处，她也算不清楚，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她知道丈夫是一个正统的儒者，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因此未曾向他说起。

王益壮年丧妻，二子孤弱，自觉十分不幸，然新妇少艾温婉，又来自远近闻名的金溪吴家，使他淡化了心中的伤痛，如今又有一子，不由意下大慰。仕途艰难，他知道在朝中无人撑腰的书生无论多么有才华，也不会出人头地。但他也无意飞黄腾达，只想造福一方，抑豪强，扶贫弱，让这个社会稍微公平一点，此外略尽人子、人父之责，照顾好一家老小就可以了。

对于出生的儿子，他还是满怀期望的。南人由于归顺较晚，在大宋朝是没什么地位的。据说太祖还在官中立了一方“南人不得为相”的石碑，此事虽真假难辨，但太祖对南人有疑忌还是真的，南人转事大宋的陶穀、徐铉颇受猜忌乃至凌辱也是公开的秘密。像王益这样家中有人曾在南唐为官的人是很难上升到高层的。但时代在变，天下一统已经几十年了，南人的地位也在一步步提高，等儿子长大的时候，也许能够凭他自己的才华效力朝廷，获得父祖不可能获得的荣耀。

王家客居外乡，王益又疾恶如仇，当地的豪强大族都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赶走，因此除了一些同僚下人外，前来相贺的人并不多。令门下惊奇的是，老爷纯然儒士，不交僧道，却有一个道士前来祝贺。这位道士不是别人，正是与王安石的一生都有关联的李士宁。

李士宁出处不明，有人说他早就二三百岁了，人问年寿，他总是笑而不言，其道术神通，确有过人之处。由于黄氏同样精于道术，故李士宁与吴家素有往来，经常出入吴家，人不为怪。吴氏自



小就认识李士宁，目睹其异，听说他来造访，不由喜出望外，心道这回可以解除疑团了。王益虽然不大乐意，但李士宁毕竟是吴家的旧交，算是他的长辈，也不愿违背刚刚为自己生子的少妻的心愿，就依夫人之意，将其请入内室，让他看一看这个小儿子是何来历，命相如何，看他说些什么，就当听一次故事。

王氏夫妇都期待地望着李士宁，李士宁却沉吟不语。王益虽然不信，却不能不关心儿子将来的命运，见李士宁不说话，不由心中一紧，不知是儿子命运不佳还是老道士现编故事。吴氏更是着急，虽然产后虚弱，对儿子命运的关注却让她精神顿起，催促李士宁赶紧说话。

李士宁说出一番话，惊得不信鬼神的王益也都目瞪口呆。原来王家麟儿果非凡胎，竟是天上的狐仙降世。王益摇头不肯相信，吴氏却信之不疑，更道生产之日，仿佛看到一只獾儿掠过窗前，大概就是神狐的影子，叫做狐儿不好听，干脆孩子的小名就叫“獾儿”得了，叫一个贱名也好养活。（据郑景望《蒙斋笔谈》，荆公初生，家人见有獾入其产室，故小字獾郎。）

以上一段是根据前人的记载敷衍出来的一个故事，不必深信。将王安石说成天上的野狐，见于蔡京之子蔡絛所著的《铁围山丛谈》，蔡絛称他先闻之于当时著名的道士、号称“小王先生”的王仔昔，他本不肯相信，后又从他父亲蔡京那里得到了证实，道是此说亦出于李士宁。此事真假不必深究，但也表明后人对王安石的爱戴。人们总习惯将人间的杰出人物说成天外来客，以证明其来历不凡，成功有本。蔡氏将王安石说成天上神狐，一是为了借神化王安石来抬高自己，由于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是蔡京的亲弟弟，是故蔡氏总是以王安石事业精神的传人自居；二是为了说明王安石貌丑心灵的来由，蔡絛由此大发了一番感慨，道是王安石禽兽其形，圣贤其中，比那些人面兽心、外表漂亮而内里肮脏的人强多了；三是



为了说明王安石这样的大圣贤为何无后,按照王仔昔的解释,天上的神狐是不应该在人间有后代的。

这些解释当然都是十分荒唐的。王安石的功业经历主要取决于他后天的努力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他的前身是神是兽没什么关系。然而由于他的具有神秘主义传统的外家血统,他一生又与李士宁等道士关系密切,后人为他编排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也是不足为奇的。

前身及天神的成分不足为贵,但现实的出身还是非常重要的。王安石出身于一个正直、善良、好学、重视修养的家庭,对他后来的品格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他出身于无田无产的中下官僚之家,少历贫苦,不仅使他一生节俭,还决定了他永远的平民立场。更由于此,他知道生计艰难,只有让人民富裕起来才是治国的第一目标,利本身就是义,与那些世家大族出身、不知民间疾苦、只知道空谈仁义道德的达官贵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王安石父为孔孟之徒,母为道教术士,似乎和佛教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王安石是一个南人,他所在的江西本是禅宗马祖一系的大本营,南方一直都有崇奉佛教的传统,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以为证,而五代时期的南唐更是以崇佛著称。王安石自言他的祖上曾有人在南朝为官,无论是家族还是环境,都不容他对佛教一无所知。幼年的王安石,在南方浓厚的佛教氛围中渐渐成长起来,他那幼小的心灵已然悄悄受到佛法的浸润和滋养。

二、少年漂泊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初任建安主簿,后判临江(今江西清江)军,



出领新淦县(今江西新干),知庐陵县,又移知四川新繁县,所至皆有政声。王安石一直随父迁行,四处漂泊,萍踪不定。

庐陵(今江西吉安)是青原行思的故乡,也是他传道说法乃至入灭之地,因此这里就成为禅宗的一个重要道场。青原行思是六祖惠能(638—713年)的大弟子之一,俗姓刘,据说他最初参拜六祖时便问道:“当何所务,则不落阶级?”六祖反问他:“汝曾作么?”他答道:“圣谛亦不为。”六祖再问他:“落何阶级?”他顿时大悟:“圣谛亦不为,何阶级之有!”这是禅宗一贯的教学方法,不是直接回答学人的疑问,而是启发诱导,让学者自己悟道,自己说出答案。行思初问如何修行,才能避免上下分别等二见(阶级),因为佛教是主张远离分别心的。六祖不答,反问他做过什么。佛教主张无心无为,若有造作,即是业行,要受轮回报应,因此行思回答圣谛(真谛,超世间的最高真理)也不求,也就是一切不为。六祖再问他落何阶级,行思终于恍然大悟,既然无心无为,当然无有阶级可落,不必硬性追求不落阶级。行思悟道之后不久,便返回故乡,在青原山静居寺修行弘法,直至去世。

行思后来又收了一个出色的弟子,即石头希迁(700—790年)。希迁原为六祖最小的弟子,算是行思的小师弟。由于六祖入灭时希迁只有十四岁,因此还无法完全领略六祖的旨意,他在老师去世前问此后该怎么办,六祖让他“寻思去”,因此六祖去世之后,他便留在宝林山天天苦思冥想,以此“寻思”悟道,结果却一无所获。大师兄见他整天紧皱眉头,苦思不已,便告诉他老师的意思是说让他到庐陵青原山去寻找师兄行思,不是让他整天胡思乱想。希迁这才明白,赶紧去拜见行思,终于悟道得法。石头希迁一系后来流传甚久,下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青原一支主要靠石头一系承当。

当时王安石不过六七岁,还无法领略禅宗的奥妙,他是否游历



过行思说法的青原山，静居寺静穆的气氛是否影响他幼小的心灵也不得而知，但他后来与云门宗关系密切，也许有幼年居住庐陵的渊源。

王益曾宦游四川，但具体时间难以确考。据《四川省名宦志》记载：“王益，荆公之父，祥符间，任新繁，修学校，礼师儒，与梅挚等唱和诗赋最多。”然而这一时间肯定是错的，因为王益祥符八年始中进士，时年二十二，而祥符一共只有九年，其判临江军时就已经到了天禧中，知新繁肯定在此后。

《铁围山丛谈》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从长安西去四川道上的梓潼有一个神祠，素称灵异，已然为官的士大夫路过这里，如果得风雨送行，必然位至宰相；欲考进士的举子路过，得风雨相送，必然得中状元，据说自古以来，屡试不爽。有一个王提刑路过，正好赶上风雨大作，王提刑心中颇为自负，以为自己必然位至宰辅，结果直到身赴黄泉，也未能应验。是不是这一传说失灵了呢？其实不然，原来那天时年八九岁的王安石正随父西行入蜀，风雨所送者是王安石，而不是王提刑。

这个故事很有趣，其真伪不必深考，只是说明王安石八九岁时曾经随父入蜀。王安石八岁时为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表明王益宦蜀是在天圣年间而非祥符。王益在蜀，兴修学校，崇师敬儒，颇有政绩，又与名士梅挚相互唱和，吟诗作赋，文名甚盛。

王益在四川任知县的时间也不长，由于他政绩卓著，远近称颂，终于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殿中丞、韶州知府，时在天圣八年（1030年），王安石刚好十岁。

韶州在宋朝属于广南路，说起这里，了解佛教的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因为这里便是六祖惠能大师弘法传道之地，是禅宗最重要的祖庭之一。

禅宗是中国佛教四大宗派之一，也是后来影响最大、流传最久



的一派，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禅宗可谓佛祖的嫡传，其中土第一代祖师就是赫赫有名的菩提达摩。达摩祖师本在印度弘法，由于其师般若多罗悬记他与中土有缘，便于百岁之际又漂洋渡海，到达广州。此时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即刘宋王朝的末期。达摩后来北上，在嵩山、洛阳一带传法，在少林寺收下了弟子慧可，从此便产生了中国禅宗。达摩在印度为二十八祖，在中土则为第一代祖师，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原籍范阳（今北京一带），生长在广东新州（今新县），虽然父亲早死，惟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却又天生慧根，一闻便悟。他在二十四岁时凭借一首偈语战胜了学问满腹的师兄神秀，独得五祖真传，带着作为传法信物的袈裟离开黄梅，不料却被贪图祖师之位的同门到处追踪，他只得隐姓埋名，背井离乡，于三十岁时到达韶州宝林山曹侯溪隐居。后来又有人发现他的行踪，他只能又离开这里跑到怀州、惠州一带的山林里躲避，直到三十九岁时才重回宝林山，在此正式传法授禅，使中国禅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曹源一滴水，润泽天下人。后来“凡言禅者，皆本曹溪”，韶州对于禅宗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已经十岁的王安石开始懂事了。他少时便好读书，而且记忆力特别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一方面醉心于韶州秀丽的自然风光，一方面又对这里的风俗人情发生了兴趣，更让他惊奇的则是当地浓厚的佛教传统。六祖惠能的真身为什么能够保存至今？为什么常人一死就会腐烂发臭，而六祖死后数百年仍然栩栩如生呢？这一问题，就连博学多识的父亲也无法给他一个圆满的答复。倒是母亲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没什么新鲜，道门中还有肉身成圣、尸解为仙的功夫，比佛教还要高明。

韶州的风俗也使少不更事的王安石颇感新奇。他虽然刚满十岁，可走过的地方已经不少，江西、京城、长安、四川、岭南，俨然是



个老江湖了。虽然北宋前期二程一类的道学家们还未得势，可长期的儒家思想统治的传统早就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定势，男女公然相互往来还是不多见的。王益便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儒士，他对子女也严格灌输男女有别的观念。可是韶州的风俗不然，男男女女公然在路上亲热，当然他们并不是夫妻。

原来韶州一地汉人并不占多数，六祖本人虽然生长在南方，却是标准的北方血统，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尚未完全开化的蛮夷，还保持着原始古朴的生活习惯。就连六祖本人在最初拜见五祖时也被视为蛮夷，五祖问道你不过是一个獠獠，来求什么佛，六祖却反问五祖，我虽然是一个獠獠，身份与和尚有别，佛性有何差别。五祖见他利根如是，便答应收他为徒。当然五祖并不是瞧不起少数民族，而是故意设问，考试一下六祖的素质。六祖得法回到南方，大弘佛法，对南方的开化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百越蛮貊之地，毒虫改性，瘴气为消，慍悍之风变，膻腥之食绝，移风易俗，功莫大焉。然而正道不久，邪执易生，欲乐天然，贞固待修，在六祖入灭数百年后，广南的风俗又恢复了原貌，甚至连佛教界都受了影响。

据庄绰《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商贾，多以僧人充任，率多由此致富。这些僧人例有家室，因此当地的妇女多嫁给僧人，欲落发时定婚，既薙度时成礼。市中所制僧帽也非常奇特，只有一个圆圈，中无帽顶，原来这种僧帽只是簪花用的。一次一个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个北方人也在坐。等了许久，迎新的女婿始至，众人都喧呼“王郎到了，王郎到了”，北方人早已等得不耐烦，闻声赶紧起来看新郎，一看却是一个僧人，因此大为震惊，为此赋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中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当地贫家之女，年十四五便开始自营嫁妆，办成后出嫁。女孩选择自己喜欢的男子，父母并不干预，也不用花费，因此